

詩經原始

孫光庭
署

四
庫
全
書

八

詩經原始卷之十六目錄

頌一

周頌 上十三首

清廟 祀文王也

維天之命 祀文王也

維清 祀文王也

烈文 成王戒助祭諸侯也

天作 享岐山也

昊天有成命 祀成王也

我將 祀帝于明堂以文王爲之配也

時邁 武王巡守告祭柴望也

執競 祀武王也

思文 后稷配天也

臣工 王耕籍田以敕農官也

噫嘻 春祈穀也

振鷺 微子來助祭也

詩經原始卷之十六

寶寧方玉潤鴻濛氏撰

頌一

姚氏曰大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氏曰此特釋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公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主咏僖功公德又與商頌異也又曰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于商頌體制又異蘇氏曰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按孔蘇二氏說周魯商頌之異可謂明了矣然愚謂此特言頌之用耳非深知乎頌之體者也章氏漢曰頌有頌之體其詞則簡其義味則雋永而不盡也如天作與雅之綿均之美大王也清廟維天之命與雅之文王均之美文王也酌桓與雅之下武均之美武王也試取而同誦之同乎否乎蓋雅之詞俱

昌大在頌何其約而盡也頌之體於是乎可識矣
敬之小愆雖非告成功而謂之爲雅可乎哉魯之
有駟泮水則近乎風閟宮與商之伍篇則皆近乎
雅而其體則頌也故謂爲變頌也亦宜又曰宗廟
朝廷均有頌也大約主於祭祀而交神明頌之道
也數揚先王之盛德成功固不如雅詩之詳盡然
聞清廟之頌顯相多士能無感乎聞維天之命曾
孫能無感乎聞烈文天作辟公與其子孫能無感
乎於乎前王不忘之音一入于耳而思及前王者
不容已也噫嘻成王之旨一惕於衷而思及成王
者不容已也寓悚動儆惕之意於登歌祝頌之間
使在廷在廟之人莫不精白一心以對越祖考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焉則先人之盛德成
功固已洋溢於升歌之表而人神懽恰幽明貫通
此頌之所以爲頌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
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以此意
會通諸頌頌豈有餘蘊哉此辯頌體與頌之功
可謂至矣然尙從詞義辨之而已非從聲音以別
白之也案禮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
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此眞善言頌音也又曰廉直

動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又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此又善辨乎雅頌之音也大約雅音宏而肆頌音沉而柔知乎此則頌之體與用與音無不燦然於心矣又頌之於四序近乎冬冬之爲氣也收斂而閉藏其發而爲聲也沖融而雋永肅穆而沉靜故頌之音象之讀者苟於此而熟復涵泳體諸心復會以神又何患難辨哉

周頌上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文武之世天下未平禮樂未備則頌有所未暇至周公成王天下既平制禮作樂而爲詩以歌之於是頌聲始作鄭氏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姚氏駁之以爲頌有武王時作者有在昭王時作者必以此拘釋詩所以多滯也信然

清廟 祀文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右清廟一章八句。序謂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馬集傳從之。姚氏以爲謬。蓋洛誥之文有曰。則禋于文王。武王又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洛邑既成。兼祀文武。此詩專祀文王。故不可通。而劉氏瑾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於尊也。則又曲爲之說。於理殊未當也。然此自祀文王之樂歌。不必執泥洛成告廟之言。且

詩中亦無此意安見其必爲洛邑祭乎至謂朝諸侯
率以祀文王則尤謬蓋本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朝
諸侯以爲言耳姚氏闢之以爲誣妄是已明堂位本
漢儒僞書烏足以爲据而乃以之誣周公耶據序言
是周公之寃且未白又安能以定文王之樂無怪其
滯礙難通也胡氏一桂曰此詩只第一句說文王之
廟餘皆就祀文王者身上說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
自有隱然見於辭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
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者已不見其有顯然之迹
所奔走者亦不見其有可承之實而人心之敬恭嚴

事者無厭射乃如此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淪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愚謂此正善於形容文王之德也使從正面描寫雖千言萬語何能窮盡文章虛實之妙不於此可悟哉

集釋

於歎穆

深遠

清

姚氏際恆曰清廟鄭氏曰祭有

文王象焉此釋清廟是自杜預始以爲清靜之廟集傳仍之釋清爲清靜夫清與靜其義各殊安得以靜釋清乎集傳于下篇維肅敬維和顯明相助也謂助清又釋清爲清明何居肅也肅也顯也相祭之公卿諸侯濟濟姚氏際恆曰濟濟整齊之意集傳釋爲眾也濟濟亦非也于棧樸濟濟辟王則說不去又釋爲容貌之美何居然濟濟辟王之濟濟越於駿疾也亦只是儀度整齊非容貌之美也皆誤越也駿疾也

不

姚氏際恆曰

承尊奉

斯語

辭

世乃大顯文王之德更以溢及于我我今其承之以
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而爲曾孫者益宜篤承之也
亦不知其何所謂天命文王興周是已文王豈中道
而崩哉王其後世之王爲誰溢及于我之我又爲誰
都不可解愚謂此詩並非說理命字亦不可訓爲道
字其意若曰自來曆數維天所命而天命至深且遠
又恆悠久不息唯文王之德之純足以誕膺天命而
大顯王業乃王身未及受命而使其澤洋溢及我後
王我後王其承受之以大順我文王之德而不敢違
則爲之曾孫者宜何如篤承之也然天命於穆及文

王之德之純此中自有理在故中庸引之以釋至誠無息之道蓋詩自詩而引者自引也兩義原不相涉說者何得引以釋詩姚氏之言未爲無見惜其所解又不明晰且謂周公之作必不說理亦好爲排擊者之過耳茲並錄其說於後使覽者自詳焉

附錄

姚氏際恆曰此篇文氣一直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王中道而崩天命久而不已王其後世

乃大顯文王之德更以溢及于我我今其承之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而爲曾孫者益宜篤承之也歐蘇二氏皆如此解上四句猶之周書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諸語也自中庸引用爲說理之辭于此詩上二句曰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下二句曰蓋曰文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將天命與文德說作兩事謂文王之純與天之不已無異是與天爲一按天命

命字必不可作實字用固已難通且前古之人從未
敢以人比天此自後世意見中庸引詩斷章取義豈
可据以作解中庸亦在禮記中凡禮記諸篇之引詩
者可盡据以作解乎前古之人又未嘗深刻談理亦
起於後世必以天命與文德對於穆與不顯對不已
與純對有如是之深刻談理者乎自鄭氏依中庸解
詩然于天命命字難通乃訓爲道嗟乎詩之言天命
者多矣何以彼皆不訓道而此獨訓道乎歐蘇爲前
宋之儒故尙能闢鄭不從其說猶見詩之真面目後
此之人陷溺理障卽微鄭亦如是釋矣況又有鄭以
先得我心于是毅然直解更不復疑至今天下人從
之乃盡沒詩之真面目可嘆哉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左襄二十七年引詩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預以
爲逸詩然卽此二句非逸詩也但古人引詩原多異
字左傳禮記皆然不可爲据自當依本詩作解不必
惑于所引詩也假使也溢歐陽氏曰及也如水溢而
旁及也其解亦自明順集傳曰何之爲假聲之轉也
按何退爲聲之轉不聞何假也又曰恤之爲溢字之
說也据傳以改經失理甚矣且不明標左傳而若自
爲說者更奇烝民宣王時之詩也故予謂漸開說理

之端此詩周公作豈亦說理乎故
中庸之說斷乎不可用于此詩也

集釋

命

猶運也集誠假溢已見姚說收受駿也惠順會

孫

後王篤厚也

標

無韻

說見前

維清

祀文王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姚氏以維清作

句其言曰緝熙敬止言文王也故緝熙文王之典爲句
若曰維清緝熙則不類矣且清字爲起韻亦通然清字
雖有韻而無著故
不若從舊爲善

右維清一章五句古樂旣亡樂章亦不知其何所用

後儒循文案義率皆臆測非眞知也此詩本祀文王

而序忽云奏象舞也遂啟後人無限疑議案象舞者
象武功之樂而爲之舞也武王克商有天下周公作
樂象之名曰大武即下武詩凡樂有歌有舞歌以爲聲舞
以爲容聲容備謂之奏容所以象也故謂之象此象
舞之名所由來也然必有大武功若武王然乃可象
之文王則以文德顯也夫何象爲雖伐密伐崇不無
擊刺之事而豈文王之至歟是知象文王者必非一
擊一刺之事已也朱子不用序言誠爲有見然僅曰
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故不足以服佞序者之心然
愚又有疑焉凡樂有聲有容是武功固可舞文德亦

未嘗不可舞序云象武非云象武安知其言卽爲武
功乎季札觀樂見舞象箛南箛者杜預云文王樂也
又見舞韶箛者杜預云舜樂也是象有箛韶亦有箛
說者謂以竿擊人曰箛然則執箛以舞猶干舞也執
箛以舞卽箛舞也文王伐密伐崇爲周室武功之始
固可象而爲武豈舜之揖讓垂裳無爲而治者亦有
武功之可象耶舞韶箛者旣非象武功則舞象箛者
亦非象武功也明矣諸君讀詩泥舞爲武故致疑議
滋生極爲可笑此詩首四字曰維清緝熙此正文王
之德之盛美清無以立熙之本非熙亦無以成清之

功文王之典旣本清明之德以出之而日新月盛時時繼續以底乎熙明而益著其效則王業之成實肇乎此遂至於後而有成謂非周家之禎祥不得也故象武者象其清明之德而爲舞耳非象其刺伐之功而爲樂也故禮記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武本武詩象卽此篇兩不相混何至指舞而爲武耶至仲尼燕居曰下管象武蓋文武二樂並題耳故下又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事卽典也可見象自象武自武非可混而爲一者也蓋象者文王之樂武者武王之樂皆樂中之舞者然舞亦必有詞詩